

新事新辨

谷
峪



新文藝出版社

• 1953 •

新 小 說
事 辦

著 者 谷 略

*
* * *

有 版 權

1953年4月第一版上海印00001—15000冊

書號 (465) [11171] 定價 ¥ 4,000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(上海康平路八三號)

協興成印刷廠承印

* *
*

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

讀『新事新辦』等三篇小說

十分高興而且仔細地讀過了『新事新辦』『三十張工票』和『親家婆兒』以後，我願意寫下我的讀後感。

這三篇小說中間，我最喜歡的，就是『新事新辦』。三篇小說有它們共同的優點，在內容方面，是從平凡的日常生活中表現了老解放區農民思想的變化，表現了土改後的農村生活的興旺和愉快，在形式方面，都能做到結構緊湊，形象生動，文字洗鍊。然而這三篇中間，無論從內容或從形式看，又不能不推『新事新辦』為最佳。我所以作這樣的估價，理由如下：

一、『新事新辦』的主題是生產節約，是通過了嫁女娶媳得有陪送這一個舊習慣來表現了這主題的；作者從農村的日常生活中選取了這一典型性的題材，足見他的感

覺銳敏，能從人家不大注意的地方着眼，也就因爲了這一點，我們讀這作品時有清新之感。作者的另一短篇『三十張工票』也寫了生產，可就不及『新事新辦』寫的那樣輕靈而自然。

二、『新事新辦』在技巧上可說是從頭至尾無懈可擊。這是一篇技術水準很高的短篇小說。現在有些短篇小說嚴格說來實在是縮緊了的中篇，是一篇生活的流水賬的節略而不是生活的橫斷面。『新事新辦』卻是處理得很完美的一幅生活橫斷面，從這橫斷面中，清楚地給我們看到『舊的正在消逝，新的正在成長。』自然，『三十張工票』和『親家婆兒』寫的也是生活橫斷面，但同樣是寫生活橫斷面，卻不能不說『新事新辦』在技巧上是高明得多了。試以『三十張工票』和『新事新辦』的開頭兩段作一比較：

『三十張工票』開頭第一二兩段用了將近三百字敘述情況。在三千字左右的短篇中，開頭就化費了三百字的相當乾燥的情況敘述，這是不大經濟的。第三段『黨支部會上，支部書記高老鎮號召黨員起保證作用，並佈置叫大國帶領二妮點種』。這算

是把小說的主人公引見給讀者了，可是主題仍然點得不够明晰，我們一定要讀完第四段，這才辨出點味兒來。

『新事新辦』可就不不同了。它開篇的那一句，『王貴德頭打調到區裏工作的前兩天，兩邊的老人看透了閨女兒子的心思，就願意把喜事辦了。』就很有力。這一句就帶起了全篇。而且先說兩邊老人就願意把喜事辦了，下文卻鬧了彀扭，文章這才有波瀾。接着這開篇的一句的，是二百多字的回敘，把快要結婚的一對來個交代，這二百多字夾敘夾議，多麼富於形象。『沒過門的小倆口常在一塊作活，真是個新事兒！』——老大娘們嘴裏這一句既點明了『小倆口』之情投意合，又帶出『新事兒』三字，但是這裏的『新事兒』還不是扣着題目的，這是先來一個陪襯。

比較了這兩篇小說的開頭兩段，就看得出後者之所以能引人入勝就在於避免平鋪直敘，在於有剪裁。

三、再把這兩篇小說整個作一比較，我也以為『新事新辦』勝過了『三十張工票』。

先說『新事新辦』。全篇共三章，第一章展開故事，第二章故事到達頂點，第三章，故事結束——問題得到解決。這三章眉目極為清楚，可是寫來一點不呆板。第一章展開故事，先寫鳳蘭和她父親的意見（關於陪送）不同，而以鳳蘭說服了父親作結。從鳳蘭之不要陪送，轉到父親想賣掉小牛買陪嫁，終於歸結到鳳蘭要小牛代嫁粧，行文曲折而有綴，同時又把父女兩人的面貌畫了出來。可是第二章卻另提頭，直寫王貴德和他的母親了。這一章的文字極經濟，又極有層次。先寫王母生氣，故作曲筆，然後點出本題。又經過了相當的騰挪，然後以王母之勉強被說服了作結。在這裏，王母之勉強被說服與第一章末了鳳蘭父親之被說服（也有幾分勉強）遙遙相對，但筆法是兩樣的。最後，第三章，問題解決，全章除寫結婚會場的氣氛而外，王母仍是描寫的焦點。這一個人物的形象寫得非常清晰而且是立體的。

現在再看『三十張工票』。這篇小說共分四章，作者對於故事的展開當然也分了層次，可是，無論就全篇看，或就各章看，總覺得細節目的安排不很妥貼，好像一堆素材該捨棄的沒有都捨棄，該發揮的沒有都發揮，用不少筆墨寫二妮（主人公），但

二妮的形象並不怎樣鮮明。

四、如果一定要在『新事新辦』身上找弱點，那麼，我以為第三章開頭結婚會場的一般氣氛是寫得差一點的。大凡寫這種熱鬧場面，既要寫得錯綜，又要條理分明，既要有全場的鳥瞰圖，又要有個別角落及人物的『特寫』；作者做到了條理分明，卻不夠錯綜，有了個別的『特寫』，卻沒有給我們看到整個畫面。寫熱鬧場面要做到比較完善的地步，並不頂難。只要作者在下筆以前，眼光四射，先有一番佈置就得了；而從『新事新辦』的作者在這篇小說內所表現的才能看來，他是可以做到的。

以上就是我對於『新事新辦』的一點意見。這些全從技巧方面來研究的話，本來是可有可無的，不過，問題的另一面是，既要把握技巧，也就不妨偶爾談談技巧，因此我還是寫了出來。至於追求技巧，乃至鑽進牛角尖，則是偏向，不足為訓；我希望這篇短文不至於發生不好的副作用。

目次

讀『新事新辦』等三篇小說（茅盾）

新事新辦……………一

強扭的瓜不甜……………二

王小素和新八腫……………二元

汗衫……………壹

三十張工票……………七

接生……………八〇

拖拉機……………八七

創作『新事新辦』的經過……………一〇七

新事新辦

王貴德頭打調到區裏工作的前兩天，兩邊的老人看透了閨女兒子的心思，就願意把喜事辦了。

提起王貴德，真是生龍活虎的小伙子。女方呢，叫鳳蘭，那誰也知道，是個吃苦能幹的生產模範。這兩個人結親，鄉親們沒有不誇好的，人們在言談話語之間，斷不了提念他們。再一說他倆雖是兩個村的人，可就隔着條小水溝，沒有水的工夫，就跟一個村一樣。王貴德也常有事找鳳蘭來，老大娘們看見，背地裏竟叨唸着說：『沒過門的小倆口常在一塊作活，真是個新事兒！』

鳳蘭的爹光盤算着糴多少糧食，給閨女買什麼嫁粧了。這一天，他起了個大早兒，弄了幾布袋糧食捆在小車子上，打算吃了早晨飯，趕個城裏集上把東西買下。

爹剛要走，閨女就攔住了：

『爹，你這是幹什麼？咱們今年好容易積攢下這麼點糧食，村裏開會，不是說讓人們在麥收以前每個人還要餘下三斗到五斗糧食嗎？』

爹攥下車把，一邊裝煙一邊說：

『鳳蘭，你自打會作活以後，這麼幾年子沒少替咱家出了力氣，爹不能虧待你……』爹說不下去了，抽了口煙才又接着說：『我打算給你買四身衣裳，兩身線襖，兩身花洋布的……半套木器傢伙，再買上點壺碗、鏡子、粉裝、胰子盒什麼的，你看怎麼樣？隨心不隨心？』

鳳蘭聽了半截就笑起來了，一邊笑着，一邊從車上往下搬口袋，爹不知怎麼回事，鳳蘭說：

『爹，貴德不是來告訴過嗎？不讓咱們多花一個子兒，這年頭翻身的人家兒，誰沒個櫃子櫥的，那東西要多了有啥用？不能耕地，不能拉犁。再說花衣裳上那穿？現在可不像從前，做媳婦三年不下地，咱到人家門就得下地生產，誰還有工夫擦粉抹胭

脂的？貴德是個區幹部，他更不讓這麼辦，爹！你別忙盤算這啦！」

鳳蘭收拾了車子，爹坐在當院台階上，皺着眉頭低着腦袋還是在一個勁的盤算。

鳳蘭從草厦子裏走出來，爹說：

『不糶糧食也行，咱就把小牛賣了吧，咱家也養不住兩個牲口……』

『小牛更不能賣！從生下牠來，我就伺候牠，一年多了，也快頂用了，怎麼能賣？』

他那邊沒牲口，我到了那兒種地作難，跟誰借去呀？』

爹說不過閨女，雖說心眼裏覺着這麼做怕讓講老禮兒的人笑話，可也沒什麼更好辦法了。

十二月初九，是他們辦喜事的日子，雞剛叫了一遍，貴德他娘就爬了起來，一邊結紐扣，一邊生着氣，摸到新屋裏，向兒子沒頭沒腦的嚷着：『起來！這屋子跟起了靈似的有什麼睡頭！』貴德睡的迷迷糊糊的，還不知是那的事呢，娘一屁股坐在炕沿上，呼呼的喘大氣。

貴德揉着眼睛坐起來：

『娘，天還不明，起這麼早作麼？』

『起這麼早？俺可得睡着了哇？你看咱家像個過喜事的氣象嗎？』

貴德給娘解釋道：

『娘，你嫌沒花轎呀？唉，這年頭誰還坐花轎，再說，鄉親們都忙裏忙外的開副業，誰有閑工夫老來忙活咱來！再說，老百姓還不坐轎，咱當着個幹部，還弄那套老封建玩藝？』

娘拍打着炕蓆，震的炕蓆底下的土都飛了起來：

『你說那兒的話！你娘不是那榆木腦袋，要親不坐轎，這年頭淨這麼辦的，俺也贊成。俺是說她娘家過的那麼富裕，就一點陪送也沒有哇？俺那工夫，你姥姥砸鍋賣鐵的還給俺買了一個躺櫃……』

娘氣的喘不上氣來，兒子看見娘這樣，也不知說什麼好，只得好言好語的解勸她：

『娘，今天鬧災的地方這麼多，咱這地方雖沒有鬧什麼災害，可咱也得節約呀！』

要爲過這麼個事，把糧食糶了，春季天可怎麼辦？」

娘好像沒聽見，還不管不顧的，自己叨嘮着，唾沫星子噴了兒子一臉。

「……這個可好，手指頭肚大的一點東西也捨不得給，夜個晌午，大閨女小媳婦的都來看新屋了，臊的你娘的臉真跟塊紅布呀似的……別看咱是小家子生長的，也看不慣這個！」

兒子還是不着急：

「你別光按着那一套老禮辦新事，就說咱家吧，連條牛腿也沒有，就算擺上兩套大紅漆嫁粧，它還能去拉犁種地嘍？」

娘還不服氣，仍舊高葫蘆大嗓子的向兒子叫喊：

「你們就光說生產，莫非俺活了不少半輩子還不懂個生產，生產是要生產，那就不顧點臉面啦？人過一輩子就這麼一件大事呵！」

貴德穿了衣裳，洗着臉，天早大亮了。

「娘，這年頭生產發家臉上才光彩呢，跟以前不一樣了！將來咱們小日子過的火

爆嘍，再買那些也不晚啊！」

娘一聽更急了：「傻瓜！以後媳婦娶過來，人家還給咱買？」

兒子看娘還是這麼高聲喊叫的，有點急了，也大聲的嚷着：「咱是尋的人，不是尋人家的東西呀！」

這麼一說，正說到娘的心病上去，急了，跟貴德說：

「你們在家吧，俺陪不起這個綁，俺上你姥姥家鬆兩天心去！」

說着就往外走，正跟剛從外面進來的村長撞了個滿懷。村長拿着對聯是佈置會場的，一聽他們這兒吵嘴，就捎帶腳進來看看，見老太太臉上氣的呼呼的，問清了怎麼會事，這才連解釋帶勸說的算是完了事兒。

村長笑咪咪的說：「嬌子，你思摸錯了！比方說吧，有這麼兩個媳婦，一個是娘家陪送他四櫥八箱，三鋪六蓋，可是她本人不會生產；一個呢，沒有東西，光帶了兩隻能作活的手，你挑那一個？」

貴德看娘的氣消了點，也問着：「你要那個當兒媳婦？」

娘笑了：『莊稼人還是戴見作活的唄！那還用說！』

早飯後，結婚典禮的會場佈置得挺好看，週圍貼着許多新鮮的賀聯，中間掛着毛主席的相片，還有區裏給送來的禮物。鄉親們圍了個滴水不透，爭着看這看那，兩隻眼睛使不過來，大男小女的不知道在嘖咕些什麼。

有一個老大娘在人羣裏撞來撞去打聽着：『喲！人們都說常見這個鳳蘭閨女，俺怎麼沒有見過人家呀？要說可就是好，俺那工夫一坐上轎，上去就頭眩，花錢找罪受，這可不錯，又省錢，又體面！』不知道誰這麼多嘴，衝着貴德他娘就問：『咦？新媳婦那陪送怎麼沒擺上啊？』

娘臉紅了，張口結舌的說不上個什麼來，硬着耳根子臊着躲開了。

村裏吹歌會的人，也來湊熱鬧，帶着傢什就吹打起來，舉行結婚典禮了。村長說了個『開會』，人們就像一窩蜂似的擠上來，好容易才讓婦會主任把鳳蘭從人羣裏領進來。鳳蘭穿着藍士林的套褂，老綠色的棉褲，腦袋上箍着塊花羊肚手巾，歡眉大眼

的坐在了貴德的旁邊。年青的人們力氣壯，拚着命的往前擠着看，伸着脖子往前擠，

孩子吱吱呀呀的吵叫着。村長大聲的喊：

『鄉親們，肅靜點，咱們就算開會了！我先給咱大夥說說：貴德跟鳳蘭人家是自由找的對象，人家在一塊作活，誰全看誰挺能幹，這才定了親，就說鳳蘭吧，咱們大家也短不了聽人唸叨過，是個生產的好手，爲了響應節約的號召，爲了搞生產，人家不化冤枉錢買陪送……』

剛說到這，底下的人們又亂騰起來了，小伙子就說：

『讓新媳婦先說說她們怎麼搞的對象，要按當時的原樣學！』

正吵嚷着，就聽見外邊響了一聲：『洛凱叔來啦！』人們往外一看，見一個四十來歲的小老頭，留着兩撇小黑鬍，人們一看見他，全認得這是鳳蘭村的村長。就見他一手牽着頭小牛，一手拿着個小鞭子。貴德忙站起來，讓着坐，一邊說着：『怎麼還牽着牲口幹麼？』老凱笑着說：『這是人家鳳蘭的陪送啊！』村長高興的忙往屋裏喊着：『嬌子，忙出來看看吧，新媳婦家送了好陪送來啦！』娘三步兩步就跑出來，看見